

(二)此次新政治局與書記處之人事是代表俄共三個時代的人物，彼等有三個共同的特點：①多數是擔任黨的組織工作多年；②彼等均曾參加德蘇戰爭（如布、蘇、馬、基、貝爾謝等均獲得戰爭勳章）而有相當功績者；③多數是工程與技術專家。

(三)蘇斯洛夫是新書記處中最老之書記（一九四七年開始擔任書記迄今），布魯從一九五二年起任書記，一九五六年再被選為書記，一九六三年又選為書記，謝列平、達米契夫、波諾馬廖夫三名是一九六一年升為書記，安

德洛波夫與魯達可夫是一九六二年升為書記，烏斯季諾夫、庫拉科夫、卡比托諾夫三名是黑魯騰夫垮台後一九六五年升為書記，因此在政治局與書記處中蘇斯洛夫有很大影響力。

(四)俄共黨員會受高等教育者佔百分之八點二，會受中等教育者佔百分之三〇點九。此次出席四千九百四十二名之代表，會受高等教育者佔百分之五五點五。黨員及黨幹教育技術水準提高後，俄共新領導者不可能再走上史達林的個人獨裁道路，俄共新政權是少數集體領導者權力集中的政權。

再論蘇俄的新五年計劃

呂律

前記

我在寫過「論蘇俄的新五年計劃」之後，想到這個計劃既是俄共新綱領之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又是蘇俄經濟制度蛻變之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不論就其草擬的動機說，也不論就其執行成敗的可能性說，絕不是區區幾千字的一篇報告已能盡到我們研究一個敵國外患有戰略政略陰謀文件的能事，必須緊追着這個題目在作全面的研究之後，再作分門別類的研究。所以，我初步的打算共寫三篇，在「論蘇俄的新五年計劃」之後，再寫兩篇——新五年計劃與俄共新綱領實現的可能性和新五年計劃的經濟改革性。

壹

蘇俄是一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一切經濟活動一定要遵守計劃上的規定，否則，就是違法犯紀。

蘇俄的經濟計劃，在時間上有遠景的和年度季度的，在空間上有全國性的和個別加盟共和國與經濟地區的，在業務上有工業、農業、運輸，甚至於有一個企業、一個工地、一個農莊——農場、一個車間、一個生產單位、一個分場、一個隊的。總之，不論有時間性的還是有空間性的、以及有業務性

的，都必須服從一個總計劃的領導，這就是俄共新綱領關於國家經濟建設的規定，它具有遠景計劃和全國計劃的性質。

俄共現行的黨綱，是一九六一年俄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通常稱為俄共新綱領），這個綱領的第二部份，就是蘇俄最近二十年的遠景計劃。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八〇年這段期間，要用四個五年計劃來完成這個遠景計劃所預定的目標。——「將建立起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全體居民將得到豐裕的物質和文化的財富；蘇維埃社會將緊緊的接近於實現按需分配的原則，將逐漸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樣，蘇俄將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

社會。」(註一)。

從一九六一年算起，到一九六五年七年計劃終了，這個遠景計劃已經渡過五年；而從一九六六年算起到一九七〇年——現行的新五年計劃終了，這個遠景計劃將渡過預定歷程的一半，從俄共新綱領上看，一九七〇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預期到這個時候：

「蘇俄在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方面，將超過最強大的、最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勞動者的物質福利和文化技術水準將大大提高，人人都將在物質上得到充足的保證；所有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將變成生產率高的、收入高的經濟單位；蘇俄人民對設備完善的住宅的需求將基本上得到滿足；繁重的體力勞動將要消失；蘇俄將成爲工作日最短的一個國家。」(註二)。

一九五九年一至二月俄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包含有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五年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蘇俄發展國民經濟七年計劃」(註三)，我們已一再從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的報告中知道，它并未完成蘇俄二十年遠景計劃四分之一的任務，特別是農業方面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失敗。那麼，新五年計劃不是能够在新的計劃工作制度 and 新的工業管理制度，以及在新的農業生產制度之下，到一九七〇年完成蘇俄二十年遠景計劃預定目標一半的責任呢？這是本文要討論的中心問題。

我們把俄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蘇俄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通盤研究過以後，得到一個總的印象，即這個五年計劃是一個相當低調的五年計劃。假如說俄共所要求的「和平勞動」的國際環境一如今天這個樣子，甚至於比現時更理想，這個低調的計劃有完成的可能。但是，這個低調的五年計劃的完成，並不意味是俄共新綱領預期到一九七〇年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計劃任務的完成。

俄共新綱領認爲，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〇年，是蘇俄從社會主義社會步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步，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〇年，才是基本上完成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物質技術基礎建設的第二步，所以在這個綱領第二部份第一章——「黨在經濟建設方面、在建立和發展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方面的任務」規定：

「黨和蘇俄人民的主要經濟任務，是在兩個十年的時間裏建立起共產

再論蘇俄的新五年計劃

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這就是說：使全國完全電氣化和在這個基礎上完善農業的技術、工藝規程和社會組織；使生產過程全盤機械化和愈來愈完全自動化；在國民經濟中廣泛運用化學；大力發展經濟效果高的新的生產部門、新的能源和材料；全面的、合理的利用自然資源；把科學同生產有利的結合起來，並且使科學技術高速度的進步；勞動者要具有高度的文化水準；在勞動生產率方面要大大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新五年計劃的指示，其特點之一是已不再像俄共新綱領那樣強調「共產主義建設」，它對於此項「歷史任務」的措詞，已作相當有彈性的表達，不說「建立共產主義」，而說「沿着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同時，把「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字樣改爲「進一步發展物質技術基礎」，把一向用慣了的「共產主義」的大帽子突然摘掉，這絕不是一種偶然的疏漏，而是暗示這一個五年計劃負不起這個任務。

貳

俄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蘇俄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指示，除對俄共新綱領「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總目標的硬性規定作了修正外，其他具體的任務也都較新綱領分別降低。

茲先從工業方面的任務說起。

俄共新綱領規定，「工業產品產量，在最近十年（即一九六一至一九七〇年——作者）大約增長一倍半，並且將超過美國目前工業生產的水準（註四）；而新五年計劃指示規定，工業品的產量增長四七——五〇%。由此可見，新五年計劃到一九七〇年的時候，不能完成俄共新綱領的規定是沒有問題的。同時，俄共第二十三次大會的指示中并未像過去那樣，強調「超過美國目前工業生產的水準」，其故或許在此。

新五年計劃的指示對於俄共新綱領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原則，雖然保持不變，但是個別重工業部門的生產指標，却均低於俄共新綱領或黑魯曉夫爲實現新綱領預定的標準。

新五年計劃指示特別注意的電力，據俄共新綱領指出，「國家電氣化計劃規定：最近十年內將工業勞動的電力裝備率提高接近二倍；利用低價的電

力廣泛發展耗電量大的生產部門；在運輸業、農業、城鄉居民生活中實現普遍的電氣化。」而為了實現上述的目標，所以新綱領規定：「到第一個十年終了時（即一九七〇年——作者），電力的年產量應該達到九、〇〇〇——一〇、〇〇〇億度。」（註五）。現在，新五年計劃的指示規定，到一九七〇年電力的生產祇能達到八、四〇〇——八、五〇〇億度，較新綱領減低六〇〇——一、五〇〇億度，屆時蘇俄國家電氣化計劃不能照預期實現，已不待言。

重工業中另一個具有決定性的部門——機器製造業，俄共新綱領上揭發的目標是：「在十年內，工業、農業、運輸業、裝卸工作和公用事業，將在機器製造業的基礎上實現全盤機械化，將消滅主要工序和輔助工序中的手工勞動。」（註六）。為了實現此項目標，在新綱領中雖未具體提出機器製造業生產的數字指標，但是黑魯曉夫却曾預定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間機器製造業將可增長一倍（註七），而現在的新五年計劃指示却將黑魯曉夫預定的標準降低，規定祇增長六五%。

曾被黑魯曉夫捧上天的化學工業，在新五年計劃的重工業行列表中已退居次要。黑魯曉夫所以要一再強調化學工業的重要性，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新綱領上規定：「全力發展化學工業，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充分利用現代化學所達到的成就，是最重大的任務之一，因為現代化學大大的擴大了國民財富的增加、增產一些新的更加價廉物美生產資料和增加了人民消費品的可能性。金屬、木材和其他建築材料將日益為經濟、實用和輕便的合成材料所代替。礦物肥料和保護植物的化學藥劑的生產，將急劇的增加。」（註八）。為了實現此項目標，我們知道黑魯曉夫曾經通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的俄共中央全會完成一個加速發展化學工業綱領，預定一九七〇年主要化學品品的數字如下：

礦質肥料	七、〇〇〇——八、〇〇〇萬噸
農藥	四五萬噸
合成塑料與樹脂	三五〇——四〇〇萬噸
化學纖維	一三五萬噸
汽車輪胎	四、四〇〇萬個

根據新五年計劃指示的規定，已將黑魯曉夫時代為一九七〇年預定的化學品生產標準降低：

礦質肥料	六、二〇〇——六、五〇〇萬噸
合成塑料與樹脂	二二〇——二三〇萬噸
化學纖維	七八——八三萬噸
汽車輪胎	三、八〇〇——四、〇〇〇萬個

柯錫金在報告新五年計劃指示草案時，對於貶抑化學工業的理由，曾有說明，他說：「某些種化學品的產量將比以前所計劃的降低，當然，這并不是說減低對化學工業的注意，而是一種對事業的現實態度，因為以前的計劃并未受到設計、工藝研究、設備、建築機構生產能力的保證。」

除上述三個部門外，其他如鋼材、石油、天然瓦斯、水泥等，也都低於黑魯曉夫預定在一九七〇年生產的數字。關於這一點，本年二月廿六日倫敦「經濟學人」曾提供下列一項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料：

項	黑魯曉夫的預定	新五年計劃指示預定
電力（十億度）	九〇〇——一、〇〇〇	八四〇——八五〇
鋼材（百萬噸）	一四五	一二四——一二九
石油（百萬噸）	三九〇	三四五——三五五
天然瓦斯（十億立方公尺）	三一〇——三二五	一二五——一二四〇
水泥（百萬噸）	一一二	一〇〇——一〇五

俄共新綱領基於自己的看法，強調「勞動生產率大大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共產主義制度勝利的最主要的條件（註九）」，於是規定蘇俄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在二十年內必須提高三倍至三倍半，二十年後，蘇俄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將超過美國目前勞動生產率的水準一倍左右」，而「在十年內必須提高一倍以上（註十）。」但據新五年計劃的指示看來，上述之規定并未受到支持，它所規定的工業勞動生產率祇提高三三——三五%（即一年差不多提高六——七%），再加上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期間所提高的三〇%左右（一年約提高五%左右），則從一九六一——一九七〇年總計起來，

也不過祇能提高六五%而已，這不僅談不上超過美國目前勞動生產率的水準，也遠遜於新綱領對於一九七〇年的規定。

叁

在工業生產與俄共新綱領脫幅的情況下，要想「建立一個繁榮的、全面發展的和高產量的農業（註十一）」，或者達到「所有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都變成生產率高的、收入高的經濟單位」，當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首先以農產品的總產量為例，俄共新綱領規定：「爲了充分滿足全體居民和國民經濟對農產品的需要，現在提出的任務是：農產品的總產量在十年內要增加一倍半左右……在頭十年內，蘇俄將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主要農產品方面超過美國。」（註十二）。現在，新五年計劃指示規定，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農產品的年平均產量，與前一個五年此項年平均產量相比，增加二五%。於是，這就大有研究的餘地了。我們知道，前一個五年農產品的產量，一共祇增加了五%，其年平均產值大約核到五二〇億盧布左右，依新五年計劃的要求來核算，今後農產品的年平均產值應該是六五〇億盧布，像這樣的增長情況，在蘇俄的農業中尙屬前所未有。不過，縱然今後果如所期的實現了此項目標，也與俄共新綱領「在十年內增長一倍半左右」的規定相去遠甚，屆時能够做到不再向資本主義世界購買小麥麵粉，已屬萬幸，至於「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方面超過美國」，無論如何是談不到的了。

至於農產品中的糧食生產，俄共新綱領雖然未詳細劃分前十年與後十年的任務，祇規定「在二十年內，穀物的總產量將增加一倍以上（註十三）」，但黑魯曉夫曾預定一九七〇年的糧食生產目標高達二億三千萬噸（註十四），此項目標若與新五年計劃指示的規定相比，則後者至少降低了五千萬噸，——新五年計劃指示要求，五年內穀物的年平均產量比前一個五年此項年平均產量增加三〇%，即從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的年平均產量一億二千八百萬噸，增加到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的一億六千七百萬噸，并且希望到一九七〇年生產到一億八千萬噸以上，其中俄羅斯聯邦提供一億一千萬噸，烏克蘭共和國——三千八百萬噸，哈薩克共和國——二千二百萬噸。

俄共新綱領在農業方面所揭曉的「遠大」目標之一，是到一九七〇年要

將所有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都變爲高度生產的和高度收入的經濟單位，關於這一點，新五年計劃指示避而未談，這不但告訴我們屆時已難辦到，也可能是暗示克里姆林宮對共黨的農業經營制度正徘徊在如何走下去的十字路口上。

集體農莊也好、國營農場也好，要做到它們都是高度生產的和高度收入的經濟單位，在基本上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即實現農業生產過程全盤機械化、普通電氣化和徹底與全面化學化。

俄共新綱領關於農業全盤機械化的規定，在前一個五年期間既受工業中生產資料生產與消費資料生產比例失調的影響成爲紙上談兵，今後五年最多不過做到「針對俄共中央三月全會（一九六五年）的決定，爲農業在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期間供應一七九萬部拖拉機，一一〇輛卡車，九〇萬部拖拉機的和二七五萬輛汽車的拖車，五五萬部穀物收割聯合機和其他農業技術；以拖拉機、卡車和農業機器上所用的備件保證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而已，要全盤機械化固已不可能，即基本上機械化亦無希望。

關於普通電氣化，我們在前文業已說過，俄共新綱領曾經指出，蘇俄國家電氣化計劃規定，在最近十年內將農業普通實現電氣化，但看情形此項目標已無達成的希望，因爲新五年計劃指示僅僅規定，「在五年內將農業用電增加二倍，提高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從國家電力系統和電站方面集中供電的比重」而已。在不知蘇俄農村電氣化底蘊的人看來，五年內將農業用電增加二倍，這是一個頗爲巨大的比例，殊不知截至目前爲止，蘇俄的集體農莊中尙有未裝照明的電燈，至於供農業生產用的電力，更談不到了。

至於俄共新綱領上「實現農業澈底的和全面的化學化——充分滿足農業對礦質肥料和對除草、防治動植物病害的化學藥劑之需要（註十五）」的規定，也將成爲一項遙遠的目標，到一九七〇年無論如何無法實現「澈底」和「全面」的要求了。對於這一方面，新五年計劃的指示祇作了這樣的規定：「一九七〇年對農業供應的礦質肥料達到五、五〇〇萬噸（黑魯曉夫預定爲七、〇〇〇——八、〇〇〇萬噸）；改進對保護農作物、菓園、葡萄園和其他栽培物防治病蟲害的服務。」

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和化學化的實現與否及實現的程度如何，全部表現在農業勞動生產率方面。俄共新綱領規定：「農業勞動生產率，在十年內至

少提高一倍半（註十六）」無疑是基本上上述全盤機械化、普遍電氣化和徹底與全面化學化的計算，現在看情形三化的目標屆時既已不易做到，故新五年計劃的指示規定，「五年內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四〇——五〇%」，當然也是基於三化目標可能達到的水準計算的結果。

肆

工業和農業發展的快慢，以及它們成就的大小，是決定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繁榮與衰微的主要因素，並且直接而顯明的表現在人民的生活水準上。俄共新綱領說：「國家生產力發達得愈快，勞動生產率提高得愈快，蘇俄人民創造的力量發揮得愈充分，蘇俄的人民生活水準就提高得愈迅速」，就是這個道理。

俄共新綱領在第二部分的第一章裏，將工業和農業生產的目標和任務分別揭櫫之後，接着就在第二章提出俄共在提高人民物產福利方面的任務，標榜要以二十年的時間「保證蘇俄的生活水準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高。」（註十七）。

因為新五年計劃的指示中關於發展工業和農業的速度和任務都一概低於俄共新綱領的預期之故，所以在談到提高人民福利的時候，柯錫金在他的報告中開宗明義就宣布：「加速蘇俄人民福利的發展速度，黨在已經來到的五年計劃中一貫遵循的是這樣的一條路線——始終不渝的實現俄共中央三月和九月全會的決定及實質的改進國民經濟中的主要比例，保證更充分的利用發展物質生產方面的成就，滿足蘇俄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精神上的需要。」——他沒有提到上述俄共新綱領關於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所提的總方針。

我們從柯錫金的報告中知道，新五年計劃的指示雖然口口聲聲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為急務，但是達成此項急務的途徑，主要是依靠提高勞動報酬。他說：「在預定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計劃中，最有決定性的環節是按勞提高報酬——工人和職員的工資及集體農民的收入。這一點是生產最重要的一項刺激，是提高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源泉。」

然而新五年計劃在如此重視這項簡單的手段和方式的情況下，是不是能達到俄共新綱領關於工人和職員工資及集體農民實際收入的規定呢？在這一

方面，同工業和農業方面的情況一樣，也是不能。

俄共新綱領關於工人和職員工資的規定，是「在今後十年內，工人和職員的實際收入（社會基金在內），按每個工作者平均計算，將約增加一倍。」此外這個綱領強調，「就在最近十年內，工資較低的工人和職員的實際收入，將保證提高到這樣的水準，即在國內不再有低工資等級的工人和職員；在這個時期內，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和職員的實際收入，包括社會基金在內將增加約兩倍」（註十八）。新五年計劃的指示規定，在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期間，工人和職員的工資平均至少增加二〇%。柯錫金在報告這一點時說，到五年計劃末，工人和職員的平均工資將達到一五〇盧布，如果加上社會基金的優惠，則按一個工作者計算可達一五五盧布。關於最低工資問題，五年計劃指示僅規定將提高到六〇盧布，顯然還做不到「國內不再有低工資等級的工人和職員」的程度。

關於集體農民的實際收入，俄共新綱領規定「在以更高的速度提高集體農民勞動率的基础上，他們的平均實際收入將比工人的收入增加得更快，在最近十年內，按每個工作者計算，將增加一倍以上。」（註十九）。新五年計劃指示規定，集體農民由公有經濟方面所得的貨幣收入和實物收入，平均提高三五——四〇%，同時保證集體農民勞動報酬的水準接近工人和職員勞動報酬的水準。關於這一點必須加以澄清的是，集體農民由公有經濟所得的收入現時究竟是多少？在平均提高三五——四〇%以後，是否真能接近工人和職員的勞動報酬？截至目前為止，迄無一項可供計算集體農民得自公有經濟收入的官方資料，而據西方從間接的資料方面計算的結果，平均每月大約為三〇盧布，準此計算，到新五年計劃終了集體農民一個月最多能得到五〇盧布，所謂「接近工人和職員的勞動報酬」，豈非一項欺人之談！柯錫金為了自圓其說，對此作了說明，他說：「集體農民副業的收入，也應成為收入的來源之一。」此項說明固然可以湊足接近工人和職員勞動報酬的數目（也許要超過工人和職員的勞動報酬），但是他忘記一點，即指示中「得自公有經濟」的字樣就站不住了。

伍

新五年計劃與俄共新綱領在工業、農業、人民福利、以及其他方面的脫幅，這祇能說新五年計劃是一個低調的、負不起其「歷史使命」的計劃，却不能說它註定要失敗的。俄共新綱領與黑魯曉夫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不好高騖遠，不標新立異，能實事求是，能穩扎穩打。他們的新五年計劃指示，不但力求實現俄共新綱領預定的目標和任務，甚至對於這個綱領連提都幾乎未提。

然而，我們却不可因俄共新綱領對俄共新綱領的冷淡造成錯覺，認為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在思想上與俄共新綱領有了出入，在行動上要與新綱領分道揚鑣，或者甚至於認為新綱領已經是一紙有名無實的文件。

我們起碼要把握住兩點：

第一、俄共新綱領自一九六四年十月俄共中央全會以來，我們祇聽到他們一再強調奉行列寧主義的總路線，却未聽說他們對俄共新綱領有一句或一字的誹謗，他們奉行這個新綱領如故，可以不必置疑。

其次，自一九六一年起，每一個五年計劃都是實現俄共新綱領（二十年的遠景計劃）的實施綱要，新五年計劃自亦不能例外。不論新五年計劃為其遠景計劃作了多少貢獻，它是二十年遠景計劃實施的一部份，同樣可以不必置疑。

俄共新綱領是代表俄共赤化整個世界總戰略中的一個階段，新五年計劃將新綱領預定在最近十年要達成的目標和任務降低，一方面是顯示俄共的侵略企圖有力不從心之苦，不得不將日程表順延下去，另一方面是顯示世界局勢在最近五年內可期有相當的安定。但是這種安定，并不代表永久的和平，不過是暴風雨之前的片刻寧靜而已。假如有人認為：蘇俄擬訂一個低調的與俄共新綱領脫幅的五年計劃，是表示有向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的趨向，有與自由世界謀求和平共存的誠意，這才是無法挽救的一種錯誤！

註一：俄共新綱領第二部份前言。註二：同上。註三：當蘇俄一九五六

——一九六〇年發展國民經濟第六個五年計劃行至一九五八年底，以新發現許多資源亟待開發，顯為現行的計劃不勝負担的理由被切斷，另訂七年計劃，當時及以後，黑魯曉夫從未說過要取消五年制的經濟計劃由七年制的取而代之，相反的，當他談到改進計劃工作時會一再說過一個年度的計劃必須有五年的遠景，足見七年計劃是第六個五年計劃餘下來

再論蘇俄的新五年計劃

的兩年再加上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第七個五年計劃合併計算的一個臨時性的計劃階段。註四：俄共新綱領第二部份第一章第一節。註五：同上。註六：同上。註七：本年二月廿六日倫敦「經濟學人」。註八：同註四。註九：同上。註十：同上。註十一：俄共新綱領第二部份第一章第二節。註十二：同上。註十三：同上。註十四：同註七。註十五：同註十一。註十六：同上。註十七：俄共新綱領第二部份第二章。註十八：同上。註十九：同上。

本刊五卷八期目錄

俄共第廿三次的分析..... 關素質 孫桂籍 呂律
代表大會..... 夏忠茂 何浩若 嚴靈峯
周之鳴 王作榮 鄒宇光
丁懋慈 王啓升 吳俊才

座談會紀錄

蘇俄的新五年計劃..... 呂律
蘇俄中央地方黨政組織與人事之調整..... 關素質
日俄走向合作的經濟會議..... 張棟材
英國大選分析..... 孫德湘
菲律賓的馬可仕總統..... 陳烈甫
匪俄關係與越南戰爭..... 張耀秋
摩洛哥國王訪德與摩德邦交..... 湯德銜
共匪農業機械製造工業研究..... 蕭濟容
英國國防組織的演進..... 陳世昌
慕尼黑俄共新黨史簡介..... 王啟升
蘇俄動態述評..... 一心
每月大事記（國際・敵情）.....